

第四回 金馬門群嘩節度使

詩曰：

劈破虛空消恨魂，吸乾滄海洗羈塵。

近來宇宙難容物，何處能留傲俗人。

話說鍾景期去拜葛御史，見重門封鎖，絕無一人，不知何故。看官們看到此處，不要因摸不著頭腦心焦起來。只為做小說的沒有第二枝筆，所以一時說寫不及。如今待在下暫將鍾景期放過一邊，把那葛御史的話，細細說與看官們靜聽。

那葛御史名太古，字天民。本貫長安人氏。乃科甲出身，官至御史大夫。年過半百，尚無子嗣。夫人已亡。止有一女，名喚明霞。葛太古素性耿介，落落寡合。那富貴利達不在心上，惟有詩酒二字擺脫不下，日與學士賀知章、供奉李太白、拾遺杜子美等一班酒仙詩伯，結社飲酒。自那日遊春回來，拉李、杜二人到園中，太古將景期、明霞二人衝散之後，明日又在賀知章家賞花。通是當時的文人墨士。葛太古與李、杜二人到得賀家，已是名賢畢集了。一時彈琴的彈琴，下棋的下棋，看畫的看畫，投壺的投壺，臨帖的臨帖，做詩的做詩。正是：

賓主盡一時名勝，笑談極千古風流。

眾人頑耍了一回，就入席飲酒，對著庭中花卉，說的說，笑的笑，歡呼痛飲，都吃得大醉。傍晚而散，別了賀知章，上馬各回，只有葛太古與李太白是同路。那李太白向葛太古道：「小弟今吃得高興，又大醉了，與兄總是同路。我和你不須騎馬，挽手回去吧。」太古道：「甚妙！」就吩咐從人牽著馬隨在後邊。眾人在街上大踱。看看走到金馬門來，只見一騎馬上坐著一個紫袍烏帽、玉腋金冠的胖大官兒。前二個軍牢引導，從金馬門內出來。

李太白朦朧著一雙醉眼，問著從人道：「那騎馬來的是什麼人，這般大模大樣？」從人見了，稟道：「是節度使安老爺。」

李太白聽了，就嚷起來，道：「是安祿山這廝嗎？罷了，天翻地復了！這金馬門是俺們翰院名流出入的所在，豈容那大武夫在這裡馳騁！」葛太古掩他的口不住。那安祿山早已聽見，他便眼快，認得是李太白與葛太古二人。就跳下馬來，向前道：「罷了，學士公今日又醉矣！」葛太古勉強欠身道：「李兄果然又醉了，酒話不必記懷。」太白就直了喉又嚷道：「葛兄和那武夫則甚！我和你是天上神仙，偶謫人世，豈肯與那潑賤的野奴才施禮！」

安祿山聽見，氣得太陽裡火星直爆。也嚷道：「李太白，如何這等欺人太過！我也曾與朝廷開疆拓土，立下汗馬功勞。今蒙宣召入朝，拜貴妃娘娘為母。朝臣誰不欽敬！你敢如此小覷我嗎？」李太白道：「呸！一發放屁！一發放屁！難道一個朝中母後；認你這個臭草包為子？葛兄，你看他大肚子裡包著酒，袋著飯，盛著糞，惹起我老爺的性子，將著鋒利劍剖開你這肚子來，只怕那些臭氣要衝死人了！怎及我們胸藏錦繡，腹滿文章。你那武夫還不迴避嗎！」

那安祿山大怒，道：「我方才又不曾衝撞你，怎生這般無禮！你道是我武夫不中用的；我道你們這些文官，做幾首吃不得穿不得的歪詩，送與我糊窗也不要。我想我們在外邊血戰勤勞，你們在裡邊太平安享，終日吃酒做詩，把朝廷的事一毫不理，如今通是你們文官弄壞了。還在我面前說三道四！」只這句話，惹出一個助紂為虐的葛太古出來。始初原在裡邊解紛，聽了安祿山這句犯眾的話，也就幫著變臉道：「你如何說朝廷的事通是我們文官壞的？我想你那班武夫在外面克短軍糧，侵銷廩餼，劫良民如饑鷹攫食，逢勁敵如老鼠見貓。若沒有我們通今博古的君子撥通指示，你那些走狗，仗著匹夫之勇，只好去染刀頭。」

李太白拍手大笑道：「葛兄說得好！說得好！我們不要理他，竟回去吧！」又對從人們道：「你們也罵那奴才幾句！罵得響，回去賞你們酒吃；罵得不響，回去每人打三十板。」那些從人怕李太白回去撒酒瘋，真正要打，只得也一齊罵將起來，千匹夫、萬草包的一頭走一頭罵，跟著葛李二人去了，氣得安祿山死去活來，叫軍士扶上了馬，吩咐不要回府，竟到太師李林甫府中來。

門上人通報了，請祿山進去。一聲雲板，李林甫出來，與祿山相見。林甫道：「節度公為何滿面愠色？此來必有緣故。」

祿山尚自氣喘喘的，半晌做都不得。直待吃了一道菜，方才開言，道：「驚動老太師多多有罪。祿山因適才受了兩個酒鬼的惡氣，特來告訴。」林甫道：「什麼人敢衝撞節度公？」祿山道：「今日聖上在興慶宮與貴妃娘娘飲宴，祿山進去，蒙聖上賜酒三觴，從金馬門出來，遇見了李太白、葛太古二人，吃得大醉，開口就罵。」遂將適才言語，一一告訴出來。

林甫聽了，道：「天下有這等狂放之徒！如今節度公又要怎麼？」祿山道：「不過要求太師，與祿山出這一口氣。」林甫沉吟一會：「想葛太古曾拒絕我親事，正在算計他，不想他自己尋了這個對頭來，正中機會矣。」笑一笑道：「節度公，我想葛太古這廝，擺佈他甚是容易。只是李白這酒鬼倒難動搖他。」祿山問道：「為何難動搖呢？」林甫道：「他恃著幾句歪詩兒，聖上偏喜歡他。舊年春間，聖上在沉香亭賞牡丹，叫李白做了什麼《清平調》，大加歎賞，賜了一隻金斗。他就在御前連飲了三斗，醉倒在地，自稱臣是酒中之仙。喝叫高力士公公脫靴。是日醉了，聖上命宮人念奴扶出宮去，著內侍持金蓮寶炬送他回院。這等寵他，我和你一霎時如何就動彈得？」

祿山道：「聖上卻怎生如此縱容他？」林甫笑道：「節度公的洗兒錢尚然縱容了，何況這個酒鬼！」祿山也笑了一聲，道：「如今先擺佈那葛太古，太師如何計較？」林甫道：「這有何難！你修成一本，劾奏葛太古誹謗朝政，謾罵親臣，激起聖怒。我便從中撺掇。那兒看他躲到哪裡去？待除了葛太古，再慢慢尋那李太白的鬚端便了。」祿山道：「承太師指教！只是那椿事不可遲延。明日朝房早會。」說完，兩個作別。

明早，各自入朝。祿山將參劾葛太古的本章呈進，明皇批下內閣議奏。李林甫同著眾官在政事堂會議，林甫要將葛太古謫貶邊衛。又有幾個忠正的官兒，再三爭辯。議將葛太古降三級調外任用，謫授范陽郡僉判。議定復行奏聞，聖上允議。

旨意下了，早有報房人報入葛太古衙內。葛太古看了聖旨，忙進內向明霞小姐說知，道：「我兒，只因我前日同李供奉在金馬門經過，乘醉罵了安祿山，那廝奏聞聖上，將我謫貶范陽僉判。我平日官位最看得恬淡，那窮通得失倒也不放在心上。只是我兒柔姿弱質，若帶你赴任，恐不耐跋涉之勞；若丟你在家，又恐被仇家暗算。去就難決，如何是好？」明霞聽說，眼含著淚道：「爹爹倉卒遭謫，孩兒自當生死不離，況孩兒年幼，又無母親在堂，家中又無別個親人照管。爹爹不要三心兩意，孩兒死也要隨著爹爹。」

太古道：「既是如此，也不要胡思亂想，吩咐家人侍女們一齊收拾，伏侍你隨我去便了。」裡邊說話，外邊早有家人進來傳說：「大司馬差著官兒，齎了牌票，來催老爺起身，要討過關結狀哩！」太古道：「你去回復他，說我明早就起行，不須催促。」家人應了出去。又有人進來道：「安祿山差許多軍士在門首亂罵，我們向前與他講，倒被他打哩！」太古道：「這個小人，不要睬他便了。」

差人一面去催車輛、人夫、牲口，一面在家忙忙收拾了一日一夜。次早拜辭了家廟，吩咐家人侍女都隨往任所，一來路上好照管伏侍，二來省得留在家中，恐又惹出是非。只留一個精細的家人並毛老兒在家看守。將前門封鎖了，只許看家的在後門出入。自己拂衣上馬，小姐登輿，隨從男女，各自紛紛上了車輛牲口。將行裝拴束停當，行出都門。

只見賀知章、杜子美與那起禍的李太白，並一班平日相好的官員，都在十里長亭餞別。太古叫車輛先行，自己下馬，與眾相見。各官奉上酒來，太古一一飲了。又贈了許多餞別的詩章，各各灑淚上馬而別。

太古趕上了小姐一行人，一程程走去，饑食渴飲，夜住曉行，不則一日，來到范陽那僉判衙門上任。

畢竟葛小姐與鍾景期後來如何相逢？待下回慢慢說來，便知分曉。

[返回 >> 錦香亭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